永不凋謝的玫瑰

吳秀錦紀念文集

吳秀錦 著　李建平 編

目錄・Contents

【自序】另類畢業論文／吳秀錦 ■I

永不凋謝的玫瑰／李建平 ■2

想妳

想妳／吳秀香 ■42

來慶祝生命／張繼忠 ■46

懷念吳秀錦教授／牟中瑜 ■48

In Remembrance of a Good Friend—Alice Wu／John Yue ■51

懷念一位不平凡的抗癌勇士／龔振成 ■55

懷念

最後最大的勝利／蔡碌碌 ■62

不平凡的成就／林萬春 ■64

離別，是再見的開始／林靜怡 ■66

妳先走一步／唐傳玉 ■68

天家再相會／顧瑜華 ■70

憶秀錦／王利玲 ■72

懷念一位勇敢的姊妹／刁蓓蓓 ■74

妳是我最棒的朋友／Karen ■79

目錄・Contents

我的好姊妹——秀錦／唐台立 ■80

秀錦——神的使女／張靜宇 ■83

我與秀錦共度的那一週／劉仰青 ■85

有愛的女人最美麗／高慧君 ■87

憶恩師

In Memory of Professor Wu Shin-Chin／梁君鍵 ■90

堅持綻放的玫瑰——感懷傑出女物理學家吳秀錦老師／蔡麗玲 ■96

懷念吳秀錦老師／林更青 ■101

憶恩師／秦一男 ■105

憶我們最敬愛的老師——吳教授秀錦／牛寰 ■108

永遠的懷念——吳教授秀錦／邱顯浩 ■110

給親愛的師母／陳雅婷 ■112

因為祢與我同在

二十一世紀的神蹟 ■115

肉體開始了新生命 ■118

神無比的愛 ■122

祢的右手扶持我 ■124

感謝你們與我同在 ■127

必有恩惠慈愛

癌症診斷與治療 ■131

・附錄一：驗血項目中英文對照 ■144

・附錄二：關於輻射的一些說明 ■145

照顧病患 ■146

關於癌症的迷思 ■167

中美就醫之比較 ■179

可恨的商人、可歎的路人、可憐的病人 ■183

換膚記 ■185

白老鼠難為 ■189

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英語主日學與我 ■193

我們的英語事工／李建平 ■198

目錄・Contents

針線情

針線情 ■ 205
姑娘生來愛唱歌 ■ 207
思念父親 ■ 212
那串響亮的日子 ■ 217
失而復得 ■ 221
住哪裡最安全？ ■ 223
吾不如老農 ■ 226

物理館記趣

物理館到處都是P ■ 231
研究生與工友 ■ 233
沒大沒小 ■ 235
意外的驚喜 ■ 237
實驗物理的趣事 ■ 239

【自序】

另類畢業論文

吳秀錦

2002年秋天，我在開刀之後，被醫生告知罹患大腸癌第四期，生命就此進入另一個階段。

那是一種「有了今天、不見得會看得見明天」的日子。接下來的幾年，化療、痊癒、恢復上班、舊病復發、化療、病情反覆……。醫院，成了我最常去的地方，僅次於教堂；吃藥，成了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凌駕於衣食住行之上。想我從小到大，每天除了讀書、還是讀書；求學如此、工作也是如此，從未想過要密集出入醫院。現在角色轉變，好像一切得從頭學起。於是，我又變成了個「學生」，每天努力地學習——學習對抗癌症；學習照顧自己的身體。

作為一個癌症四期的病人，能夠度過五年以上的光陰，仍然談笑自如，總該引起一些好奇吧！是的，我有最先進的醫療、最體貼的家人、最關懷的親朋好友，但是更重要的：我有最偉大的上帝。如果我的經驗能夠幫助一些人，讓他們走得稍微輕省一點，那就讓我回到老崗位上，再次像研究生時代般，把幾年來的心得收集成冊，供其他人參考。一如當年求學最後階段，給母校留下一本畢業論文，供學弟、學妹作參考。

中國人常常對自己周遭人的病情不夠了解，以致多走很多冤枉路，卻不能提供病人最好的照顧。

家母罹患乳癌時，一家人雖然關心、著急，也盡心竭力照顧，但是，在母親密集化療的那一段時間裡，我們並沒有累積正確的抗癌知識。我自以為很聰明，給自己買了癌症保險，定期做婦科檢查，並非沒有危機意識，但卻自認為癌症不會降臨在我頭上——只是，我罹患了大腸癌，不是乳癌，也不是婦科癌症。當時真是一場錯愕！原來，我屬於高危險群，但不見得是乳癌高危險群。是不是錯誤的觀念造成我的病情「延誤」，失去了早發現、早治療的機會呢？我殷切地期盼這種故事不要再發生。

這裡的文章分為五類。【因為祢與我同在】系列共計五篇，寫於2003年春天，敘述發現生病到第一階段化療完成的經過和心得。希望您能由字裡行間，捕捉到一些技巧，有效地使用先進的醫療。【必有恩惠慈愛】細數上帝在各樣事上的供應，包括一些醫學上關於抗癌的知識，也包括我治療過程中的點點滴滴。【住在耶和華的殿中】描述一些病中活動，好的生活品質對身體療養有很大幫助，癌症病人並不需要天天愁眉苦臉！請讓我用自己的經歷，為久病的朋友們提供一些排遣時間的方法。這三個主題，用詞出自基督教聖經詩篇二十三篇，是基督徒們最喜愛的經文之一。第四、五類文章純屬雜文，讓讀者可以認識我在教書匠以外，較輕鬆的一面。

我常常自問：哪一天才可以畢業，踏上另一段旅程？我沒有答案，但是我知道我還會繼續寫。就像1978年晚春，提出論文審查，答辯口試委員的問題，成果公諸於世，我的另類論文也會有公開的時候。將來，也許有一天，你會讀到我的經歷，屆時，請為這個勇敢的小女子喝采！

我好想牽著妳的手　回到從前
　在Caltech校園　在San Pasqual的林蔭道上
　在第一次聽妳唱　叫我如何不想他
　在說　我願意　的那一刻

我好想陪著妳再做一回實驗
　看妳纖細的手操控龐然的加速器
　在安靜的實驗室裡
　一同享受來自物理的喜悅

我好想再聽妳唱一次　你儂我儂
　把一塊泥　捏一個妳
　留下笑容　使我長憶
從今以後我可以說　我泥中有妳　妳泥中有我

我好想再跟妳說一聲　我愛妳
　妳是我　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妳永遠是我的牽牛花
是我心中那朵永不凋謝的玫瑰

永不凋謝的玫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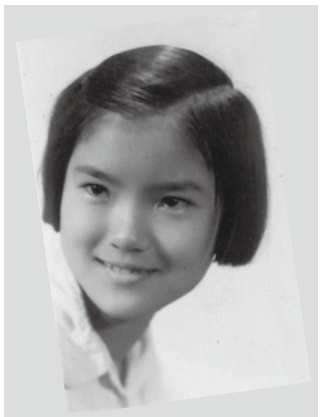
李建平

不知不覺地，秀錦過世已經有大半年了。在這段日子裡，生活彷彿失去了重心，我終於感覺到什麼叫作「少了另外一半」。

她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秀錦嫁給我的時候還不滿二十四歲，三十二年來的夫妻生活，我們一同經歷了快樂、憂傷，一同建立了一個人人稱羨的美滿家庭。她是一個好母親、好妻子、好老師，在這些看似平常的角色裡，她所表現的是無比的堅強、勇敢、有愛心、有智慧。在許多人眼中，她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一個賢慧的家庭主婦、一個不平凡的女子。在我的眼裡，她是神所賜予我最好的禮物。當年神由亞當的肋骨造出夏娃以後，亞當說夏娃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創世記二章23節）。秀錦雖然走了，但她依然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她將伴我一生，直到將來在天上重逢。

＊秀錦在Fremont家中玫瑰花前的留影。建平與秀錦熱愛玫瑰，院子裡種滿了玫瑰，盛開時美不勝收。



＊秀錦讀中學時的照片。

＊秀錦讀中學時的全家福，左邊第一人為秀錦。

秀錦雖然只有短短的五十六年人生歲月，但她就像一顆閃亮的彗星，照亮了整個星空。秀錦所發出的光和熱，溫暖了所有在她四周的人。

自幼聰明乖巧

秀錦生於1952年，從小在台灣台南市成長。父親吳斗先生經營小本生意。開過成衣店、建材行。母親不識字，但是一個吃苦耐勞的賢慧女子。秀錦上有一個哥哥、兩個姊姊，下有一個弟弟。家

中人數不少，經濟來源全仰仗父親那點小生意。秀錦體諒父母辛勞，常在店中幫忙。她長大後喜歡自己做衣服，就是小時候跟著母親學的。後來她負責興建實驗室，無論是設計施工與監工，她都能夠不慌不忙、指揮若定，這也是當時跟著父親在建材行學的。

秀錦自幼聰明乖巧，從小學、初中到高中，在校成績總是第一。她喜歡自然科學及數學。在高中最後一年，她代表學校參加科學展覽比賽，獲得第一。後來受邀代表國家赴日本參加展覽，這在當時是無比的殊榮。在一個平凡、保守的家庭裡，秀錦雖然成績優秀，但父母對她的期待卻不過是希望她將來能夠成為一個小學或中學老師。他們萬萬沒有想到：有一天，他們的女兒會成為一個博士及大學教授。

秀錦高中畢業後，以第一志願進入清華大學物理系就讀。在男生眾多的物理系，秀錦的成績總是第一。由於家境清寒，她沒有多餘的錢去玩、去買東西。她把大部分的時間花在課業上。但這時她發現了另一個興趣：平劇。她對歌唱一直都有濃厚的興趣；小時候，她曾跟著媽媽哼哼唱唱，看歌仔戲。高中時參加合唱團，在清華校園裡，名伶徐露是學校的師母，在這個機緣下，她參加了平劇社，後來還擔任社長。

在徐露的指導之下，她學青衣及花旦，不但學唱腔，也學身段。她學會許多齣平劇，而且多次登台表演。秀錦的記性極好，在許多年之後，她仍然記得當年學過的所有戲曲。對戲裡的故事、情節及人物，都能如數家珍，娓娓道來。秀錦生長在一個傳統的台灣人家裡，會唱平劇，實在令人意外。結婚後，喜愛平劇的父親發現媳婦竟然會唱平劇，真是喜出望外。我如今還保存了幾張她當年穿著戲服的照片。

＊ 秀錦熱愛平劇，在大學時是平劇社社長，這是在一場表演中的劇照。

秀錦在大學三年級時，加入了劉遠中教授所主持的原子核實驗室，在清華大學的范氏加速器實驗室裡開始做研究工作。在研究中，她培養出對原子核物理的喜愛。四年期滿，她以第一名的成績自大學畢業，而後順利地獲得全額獎學金赴美國的加州理工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深造。出國的時候，她才剛滿二十二歲生日。

神為我預備的妻子

我比秀錦早一年進入加州理工學院就讀。加州理工學院位於南加州Pasadena市。那是一所很小的學校，但在自然科學領域裡，它卻是舉世聞名的。

學校裡女生很少，來自台灣的女生更是屈指可數。秀錦到美國的時候，是清華的學長潘迪生去接的飛機。那天晚上，我迫不及待地到潘迪生那裡去看這位來自台灣讀物理的女孩子。秀錦臉圓圓的，像一個剛從高中畢業的小女孩。我問她對美國的

第一印象如何，她說：「不怎麼樣！」那種很酷的表情使我印象深刻。此後她住在學校的研究生宿舍Marks House，而我住在隔壁的Brown House。雖常在校園碰面，但她走路時頭仰得高高的，一副誰都看不在眼裡的感覺——好在我個子高，正好可以和她對看。

我在出國前不曾交過女朋友，進到絕大多數都是男生的加州理工學院，心想：「這下可糟了，更沒有機會了！」雖然有朋友介紹認識過幾個外校的女孩子，但總覺得不合適，而草草了之。秀錦學的是物理，長得漂亮，再加上女強人的個性，正是我所喜歡的。

在校園裡，有時看到她，就心想：如果她能作我的妻子，該有多好。我也向神祈求可否讓秀錦成為我的女友。在秀錦來到美國大半年之後的一個禮拜六晚上，我邀請她去參加一個中國同學會所辦的舞會。那一晚，我從頭到尾沒有換過舞伴。隔天，我邀她和我一同去教會做禮拜，在此之前，她曾告訴我禮拜天要去學校的圖書館打工，但那天她卻爽快地答應了我的邀請。做完禮拜之後，我就知道秀錦是我尋覓已久的終身伴侶，是神為我預備的妻子。

從此之後，我們經常在一起，她有時會邀請我到她的宿舍去吃她做的晚餐。飯後我們會一起在校園附近散步。那裡是安靜的住宅區，有漂亮的房子和街道，路旁有高大蔥綠的樟樹，我們談自己、談物理、談我們的未來。在我們認真交往了兩個禮拜之後，我就向她求婚。表面上，這看起來似乎太快，但對我而言，這已是老早就想好的事，因為我知道秀錦是神為我早就預備好的妻子。秀錦似乎也不意外，心有靈犀的就答應了，將她一生交給了我。我們對於這項決定，從那時起，一輩子都沒有後悔過。

＊訂婚時建平為秀錦戴訂婚戒指，中間為張繼忠牧師。

在我的帶領下，秀錦成為基督徒。我們一同參加在學校附近的培城國語浸信會。那時的牧師是張繼忠，牧師一家人剛從台灣受邀到美國來開始培城的教會。教會很小，人數不多，但大家的關係都非常親密，像一家人一樣。張牧師和師母把我和秀錦當作自己的兒女，對我們照顧有加。秀錦信主後非常追求，參加教會詩班，也在各樣事工上參與服事。

秀錦有一副天生的好歌喉。除了參加教會詩班外，她還經常在各樣場合表演。我記得有一次，在中國同學會所舉辦的晚會裡，秀錦要唱歌。她特別囑咐我那天晚上一定要準時去聽。可是我因為做實驗，把這件事忘了。等我想起來，晚會已經進行到一半，我匆匆忙忙趕到晚會會場，正好聽到秀錦在台上唱〈叫我如何不想他〉，我當場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執子之手

1976年的母親節，我們在培城教會訂婚。暑假裡，我們回到台灣結婚，這是我出國三年後第一次回到台灣，父母看到離家那麼久的兒子，又帶了一個這麼漂亮的媳婦，真有說不出的高興。婚禮是在台北的信義會生命堂舉行。由於那時我們的朋友大都在國外，於是我和秀錦寫了一個「婚禮宣言」寄給我們的朋友們：

我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今天，在台北，有一對年輕人即將成為夫婦
他們同是基督的信徒
　　是學物理的夥伴
他來自台北　她長在台南
他們相逢在海的另一邊
　　在一個叫培城的小鎮
從此　陽光下的身影不再孤單
　　實驗室的日子不再漫長
於是
　杜鵑花城添了一個媳婦
　清華園裡多了一個女婿
他們對前途充滿了希望　因為
有神的帶領
　有你的祝福

＊1976年建平與秀錦在台北結婚。

在台北舉行完婚禮之後，我們又到台南，宴請秀錦家的親戚朋友們。我第一次見識到他們家的親人有這麼多！秀錦的父母，雙方的兄弟姊妹都多，再加上他們的子女，加在一起，少說也有五、六十人。這對我來說真是難以想像！因為我的父母在大陸淪陷後來到台灣，所以我們在台灣沒有任何親人。他們家這麼多親人，對我也實在造成不少困擾——秀錦常怪我不記得他們家的親戚們！我這個人一向不善於記人的名字和面孔，常常見了就忘，所以經常張冠李戴。

另一個困擾是語言問題，秀錦家是道道地地的台灣人，她的父母和許多長輩都不太會說國語，而我自小在眷村長大，一句台語也不會說，所以溝通起來難免「雞同鴨講」。好在他們對我這個外省女婿疼愛有加，比手畫腳也還勉強可以溝通。

最快樂的日子

婚後，我們相攜到美國繼續學業。這時，我們搬進了為已婚學生所預備的宿舍。宿舍裡只有

一個臥房，但是有客廳，有廚房，這就成了我們第一個溫暖的家。我們每天一同開車去學校，中午吃秀錦為我準備的便當，晚上再一同回家。有時，晚飯後再一同回學校繼續工作。

＊秀錦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實驗室工作。

回想起來，那段時間真是無比的快樂。

秀錦在物理系，而我在應用物理系，有許多研究上的問題可以彼此討論。秀錦很會寫電腦程式，我常找她幫忙。我也常到她的實驗室陪她做實驗。她的實驗室在物理館的地下室，由於做的是原子核實驗，有加速器，和許多條射束線（beam line），實驗室非常的大。我所工作的半導體實驗室跟她的實驗室比起來，真是小巫見大巫。她做實驗取數據的時間多半很長。我記得有一次，做了三天三夜才結束。雖然辛苦，但那時我們年輕，所以也不以為意。秀錦的指導教授是查爾斯・班士（Prof. Charles Barnes），他是一位非常和善的教授，很喜歡秀錦，也對秀錦的努力和成果讚賞有加。

我們在課餘遊遍了洛杉磯附近所有好玩的地方。像迪斯奈樂園、環球影城、海洋世界，還有各處的公園等等。有一次，我們到迪斯奈樂園，從早上開門時進去，直到半夜十二點關門時才離開。迪斯奈樂園，後來帶著兒女少說也去了十來次，但這一次

＊1977年建平的父母遊加州時在Huntington圖書館所攝。

＊1978年秀錦與建平同獲博士學位，秀錦的父母前來參加畢業典禮。

是我一生中玩得最愉快，也最難忘的。

1977年的秋天，我的父母從台灣來看我們，這是婚後秀錦第一次與公公、婆婆長期相處。父母都非常喜歡秀錦，秀錦也跟著媽媽學會了許多燒菜的手藝。父親從美國回去台灣不久以後遭遇車禍，昏迷不醒，六個月之後與世長辭。這次在美短暫相聚，卻是我們與父親天人永隔的最後一次聚首。

1978年5月，秀錦和我順利通過博士論文口試，拿到了博士學位。

我花了五年的工夫才拿到博士學位，而秀錦只用了四年。岳父母由台灣來參加我們的畢業典禮，張牧師夫婦則代表我的父母，前來祝賀。我

與秀錦坐在一起，心中充滿了喜悅和驕傲。世界上能有多少人像我一樣，和妻子同時自這麼卓越的學校獲得博士學位？

悲喜交織的生活

畢業後，我選擇到美國東岸的貝爾實驗室工作，而秀錦則隨著我到紐澤西州的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做博士後研究。1978年8月，我們租了一輛車，告別了加州，開始了三千英哩的旅途，前往東部。我們經過了猶他州、科羅拉多州的許多國家公園，沿途美麗的景色令我終生難忘。當車子開進丹佛市時，天上烏雲密佈，有一條彩虹完整地橫跨在天際。那是一種非常奇特的景象，也是我所見過最美的一道彩虹。它讓我想起神在大洪水之後向挪亞所顯現的彩虹。它代表了神的一個應許，雖然我們對前面的路有許多未知，但我們的一生在神手中，也必蒙祂的眷顧和帶領。

我們邊走邊玩，花了一個禮拜的時間，終於來到紐澤西。在朋友的協助下，我們在Piscataway租下一間公寓。我每天送秀錦去學校，然後驅車上班，下班時也是先去接了她，再一同回家。

紐澤西對我們來說是個陌生的地方。到處都是樹木，與加州的景象非常不同。我們安頓下來不久，在9月裡，父親與世長辭。我趕回台灣奔喪，秀錦因為剛懷有身孕，沒有與我同行。從台灣回來後不久，秀錦小產。我們剛踏出校門，在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遭此巨變，心情的低落是可想而知的。接著，冬天來了，樹木變得光禿禿的，美麗的景象不再。下雪時，白茫茫的一片，每天早上起來得先鏟雪，開起車來很不方便。假日時什麼地方也不能去。這時，我們想到加州的陽光和藍天。紐澤西這個傷心的地方，我們是再也不想待下去了，於是我又再度聯絡曾經想要聘我的洛克威爾國際公司（Rockwell International），幸運地，他們又再次接納了我。

於是，在1978年年底，秀錦與我又再一次開車橫越美洲大陸，回到加州。秀錦仍舊回到加州理工學院做博士後研究。我們仍然住Pasadena。我工作地點是洛杉磯西邊的千橡市（Thousand Oaks），離Pasadena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好在有幾個同事與我一同開車上下班，減輕了不少開車的辛苦。

在1979年，美國碰到了一次嚴重的石油危機，每次加油都要大排長龍。因為我的車子要開長途，常需加油。秀錦會趁著我不開車的時候幫我去排隊加油。1979年夏天，我的弟弟妹妹從台灣來美國留學，小妹也在加州理工學院讀書，他們開始的時候住在我們家裡，給家中添了不少熱鬧。

1979年秋天，我們開始物色一個屬於自己的房子。我們在Pasadena東北角的山坡下買下了我們的第一棟房子。房子不大，有三個房間，有一個很大的客廳。這時秀錦又已懷孕，在搬入新家後不久的隔年春天，我們迎接了我們的第一個孩子漢斌。斌斌的到來，讓第一次作父母的我們手足無措。

秀錦在兒子滿月之後又回到工作崗位。白天我們將孩子託給一個住在附近的長輩，晚上再把

＊秀錦與兒子漢斌。

＊秀錦與女兒漢梅。

他接回來。孩子半夜經常哭鬧，秀錦得起來照顧，常令她睡不好覺。在兒子滿兩歲半的時候，我們又添了一個女兒漢梅。也許是比較有經驗，女兒比兒子好帶多了。我們的兩個孩子都是剖腹生產，秀錦受了不少苦，因此我們決定不再生第三胎了。

秀錦開始教授生涯

秀錦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博士後研究並不是一個永久性的工作。三年後，我們必須考慮換工作地點。由於秀錦學的是原子核物理，能夠工作的地方有限，因此我建議她改換跑道。她聽了我的建議，申請英特爾（Intel）的工作，英特爾想用她在原子核實驗上的專長從事半導體材料的分析，因此提供她很好的條件。但這到底不是秀錦的本行，所以她並不滿意。有一天，我在《中央日報》海外版看到清華大學徵教員的啟事，我把這

個消息告訴秀錦，她很快就跟清華大學聯絡，清華也很快決定錄用她。她很高興有機會回母校服務，因此馬上推掉了英特爾的工作，決定回台灣。事隔多年後，我常跟秀錦說，如果她當年去英特爾，我們一定老早退休，住在美國一個山頂上的大房子裡了。不過，秀錦是絕對不會後悔的。在女兒剛滿兩個月的時候，她帶著兩個小孩回到台灣，我則仍留在美國工作。事後回想起來，我非常後悔把清華的徵人啟事告訴秀錦，她一旦做了決定的事，我是再也無法更改的。

秀錦回到台灣後，住進清華一個很簡陋的宿舍裡。我的岳父從台南來陪她一起住。她一方面要教學研究，一方面要照顧兩個小孩，掌管家事，其辛苦可想而知，可是她從來不會跟我訴苦。每次打電話問她過得好不好，她都說「很好」。我問她天氣怎樣，她也說「很好」。總之，她口裡從來不會透露生活有多麼辛苦。我只有在聖誕節放假時回到台灣，才發現他們生活的狀況根本就不是秀錦所說的那樣。她就是這樣一個人，我常想：即使她了去最艱苦的非洲，只要是她願意，也不會有任何一句怨言。

當選十大傑出女青年

秀錦接手了劉遠中教授的原子核實驗室，利用那台老式的范氏加速器開始做原子核的研究。秀錦的工作做得有聲有色，在1984年當選為十大傑出女青年，這是一個非常高的榮譽。當時的報紙對於她得獎的消息是這樣報導的：

吳秀錦（教育）特殊貢獻

主持范氏加速器的實驗

吳秀錦（後排右二）與其夫家屬合影。

＊秀錦當選十大傑出女青年時，報紙所做的報導。

吳秀錦教授的特殊貢獻包括：

1. **從事原子核之研究工作，對原子核物理甚有創見，尤其是氧16與氧16在低能量下反應速率之研究工作，對天文物理中超新星演化過程之瞭解，甚有貢獻。**
2. **主持清華大學范氏加速器之實驗工作，對提高加速器之使用效率及功能甚有成效。**
3. **利用加速器從事材料雜質成份分析，對材料科學之研究發展甚有助益，使基礎科學研究擴至應用方面。**

頒獎時我在美國，沒能參加。我的母親及岳父母都去觀禮。當時的副總統李登輝主持頒獎。從留下來的照片，我看出那是一個非常隆重而盛大的典禮。同時得獎的還有名歌星鄧麗君，秀錦特別留了一張與鄧麗君的合照，她倆站在一起，每個人都說秀錦

＊秀錦在1984年當選為十大傑出女青年，由當年的副總統李登輝頒獎。

＊秀錦與同時當選十大傑出女青年的鄧麗君合影。

比鄧麗君還要漂亮。當年秀錦才三十歲出頭，是許多學生的偶像。據當年修過她課的一些女生後來轉述，秀錦在物理系的傑出表現，對她們有志於物理研究的女生，是非常大的鼓舞。

太平洋兩岸的奔波

秀錦回台之後，我們一家人開始了九年台美兩地奔波往返的歲月。我一個人留在美國過了三年孤單的獨身生活，之後秀錦在我請求之下，帶著小孩回到美國。重返母校加州理工學院工作，兩個小孩則送到附近的幼稚園上學。我滿以為秀錦從此會與我長住美國，但很快的，我就發現她並不快樂，也常為了一些小事與我爭執。

一年後，秀錦堅持返回清華大學任教，半年之後，我也向公司提出辭呈，在1986年年底離開住了十三年多的美國，回到台灣，開始在交通大學教書。

交大聘我作半導體中心主任，不久後，又委任我籌建國家毫微米實驗室。雖然表面上看起來一切都很不錯，但我心裡仍然惦記著美國的工作和那裡的生活環境。每年暑假，我就想要說服秀錦和我一同去美國，但都遭到拒絕。到了1990年夏天，我堅持一定要走，秀錦拗不過我，只好帶著小孩與我一同回到加州。我回到Rockwell International上班，任職經理，掌管一個蠻大的部門。這時我把家從Pasadena搬到公司所在的千橡市。

千橡市在洛杉磯郊區，大部分是住宅區，兩個孩子就在家對面的小學讀書。我本想要秀錦找工作，但她不願意。她選擇到附近的加州路德大學（Cal. Luthern University）去學聲樂。她學習的興致很高，學校在學期末時還舉辦了一次公演，秀錦也粉墨登場，參與演出。我們在這時加入了千橡城華人教會。我們在教會中認識了許多新朋友，並且也加入詩班。同時，我們也在家裡開始了一個家庭聚會。

＊1990年秀錦在千橡城華人教會詩班獨唱。

時間過得很快，一年後，秀錦仍然堅持要回台灣。我實在沒有辦法，只好再次放行。我一個人在美國又多待了半年，然後回到台灣。這一次，我知道我將不會再回美國工作了。雖然並不心甘情願，但我愛秀錦和我的家勝過我的工作，我不能再和他們分居兩地。

這次回到台灣，我終於定下心來，努力於教學研究。

凡事力求完美

我們住在清華大學的西院，那是教職員的住宅區。兩個小孩就讀於科學園區實驗中學的雙語部。我們參加了清華大學對面的信義會勝利堂。那裡有許多清華、交大的教職員工，我們在那裡認識了許許多多愛主的弟兄姊妹。秀錦熱心參與服事，並重回詩班，我們也參加了清華大學西院的家庭小組。許多鄰居的小孩都與我們的兒女年紀相仿，常一起玩。秀錦一方面要顧到學校工作，另一方面還要作一個家庭主婦，但她這兩樣都做得非常好。她做起事來有條有理，從容不迫。做什麼事都按部就班，一旦計畫好要做的事，她絕不輕言放棄，一定是做好為止。

秀錦常年擔任物理系課程委員會的召集人。她盡心盡責，務必將課程安排得最好。秀錦非常重視物理系的基礎教育，她曾編寫過一本《普通物理實驗》教材，這本書深受大家的喜歡，不但被清華的各科系所採用，也被台灣的許多大專院校採用。發行至今已經印行了四千多本。

秀錦有一段時間擔任清華大學原子科學中心的儀器組組長，在這段時間，她負責興建新的加速器實驗室，並採購新的加速器。實驗室的設

＊與清華大學西院小組的弟兄姊妹們的合照。

計、施工以及監工，她都親自參與。她小時候跟父親在建材行學的許多知識，這時都派上用場。

對許多人而言，這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但她卻甘之如飴。購買加速器時經費不足，她四處奔波，向學校爭取，最後終能如她所願，建成了一個嶄新的加速器實驗室。她的辦公室就在實驗室的二樓，我很喜歡到她的辦公室，因為那裡總是收拾得整整齊齊，而且有一些我平常較難看到的物理書刊。秀錦最怕我翻她的東西，因為翻亂了她還要重新整理。秀錦過世後，實驗室同仁為感念她對實驗室的貢獻，特別將二樓的圖書館改名為「吳秀錦教授紀念圖書館」。

剛中帶柔的個性

秀錦對吃東西很不講究，有什麼吃什麼，她從來不相信「生機飲食」那一套。午飯經常就在學校的小吃部草草解決。她並不太會燒菜，所以我們的小孩都不挑嘴。這一點和我很不一樣，我的母親很會燒菜，所以我也挑食。但她也有她的堅持，比方說，她不喝酒、不吃辣、不愛cheese和甜食，到別人家作客，不管主人怎麼說，她不吃就是不吃，一點也不給人家面子。

秀錦閒暇時喜歡自己做衣服，孩子的許多衣服，我的睡衣和家裡的窗簾，都是她親手做的。秀錦喜歡唱歌，有一段時間，她跟新竹師院的老師吳聲吉學聲樂。開始時，我也跟著一起學，但學了一兩次就放棄了。秀錦則非常有恆心的學了好長一段時間。她是很好的女高音，高音的音色又純又美。她有一些喜歡唱歌的朋友，有時候，週末會到好友林秀燕的家中，和一些同好

們一起唱歌，他們都是唱一些藝術歌曲、歌劇選曲、民謠等。我也曾參加過一次這樣的聚會，在我眼中，還是秀錦唱得最好。

秀錦和我一起生活了三十幾年，從來不曾跟我道過歉。兩人若有爭執，都是我道歉了事。她做事從不後悔，不會三心二意。她認為對的事一定是做到好為止，絕不妥協。我的個性在很多方面和她不一樣。我做事非常隨興，沒有原則，做起事來沒有條理，決定了的事又常常更改。我們家裡，秀錦的書桌永遠是乾乾淨淨、整整齊齊，而我的書桌則是亂七八糟。秀錦的衣服一定疊得整整齊齊，而且按著大小及種類分好，不可以隨便。有時候，她會抱怨我不幫忙疊衣服，但我疊了之後，她一定嫌我做得不好，再重疊一遍。她皮夾裡的鈔票一定是按大小順序放的，而且一定是同一面向上。

我與秀錦雖然有這些個性上的差異，但神把我們放在一起，就像一幅拼圖，當這些不同的東西湊在一起的時候，就成了一幅美麗的圖畫。我就是喜歡秀錦這樣的個性。常有人說：娶了一個高學歷、又能幹、又聰明的妻子，一定會有壓力，但我絲毫沒有這種感覺。秀錦愈是事業成功，愈是出鋒頭，我愈高興。

雖然，表面上她是一個女強人，是女中豪傑，但她也有溫柔的一面。她對我及兒女的愛是毫無保留的。我在外面無論做了什麼事，是成功是失敗，在她眼裡都不重要，因為我就是她所愛的丈夫。秀錦不愛慕虛榮，從來不會為自己買什麼名牌的衣服或貴重的首飾。她喜歡中式的衣服，但大多也是在一些便宜的店裡買的。其實秀錦長得漂亮，無論穿什麼衣服都好看。她從來不羨慕別人，不會和別人比較。她總認為神所賜予我們的一切是最好的。

秀錦雖然沒有像出身名門的貴婦們那樣舉止優雅，但她做事率真、從不扭捏的個性更是令我欣賞。她不會逢迎，更不懂虛假。對她而言，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會有什麼模稜兩可。她做事很有恆心，每天一定讀聖經，而且是一章一章按次序讀，所以她對聖經很熟，而且讀了好多遍。我雖然作基督徒的時間比她長，但讀聖經沒有條理，所以從來不敢說把聖經完整地讀過一遍。秀錦生病以後，我每天與她一同讀聖經，總算按部就班地把聖經讀了幾遍。

由於我們的小孩在學校讀雙語部，認識許多從國外回來的孩子，他們當中有許多是基督徒，但不太會說國語。秀錦於是想到為他們在教會裡成立「英語主日學」。她自告奮勇，找了幾位同工，就開始了這項事工。她邀請老師，安排教室，準備教材，通通一手包辦。她又看到教會中有一些不太會說中文的大人和外國人，於是又成立了「成人英語主日學」。後來英語事工逐漸擴大，最後終於成立了英語崇拜。今天勝利堂的英語事工辦得非常成功，有自己的牧師與同工，聚會人數常常超過百人。在我眼裡，這真是一項神蹟，因為當初這個工作並不是由教會推動的，而是秀錦及幾位熱心的弟兄姊妹在神的帶領之下而成就的。這真是一個美好的見證，神藉著

愛祂的弟兄姊妹成就祂要完成的工作，雖然過程辛苦，遭遇的阻力也多，但在神豈有難成的事！秀錦也在這事上被神揀選，為神做了美好的工作。

重返美國

由於我們孩子讀的是雙語部，在台灣升學不易。於是在兒子漢斌高一結束時，我們決定帶他們去美國繼續升學。利用秀錦和我在學校輪流休假的時間，陪他們讀完高中的最後兩年。這一回，我們選擇了在北加州灣區的費利蒙市。我弟弟建正在此已經住了多年，而且那裡的學區很好，房價也還合理。1996年夏天，我們來到費利蒙市，兩個孩子在Mission San Jose High School讀書，秀錦申請到在UC Berkeley的Lawrence Berkeley Lab.做研究。我們很快的買了一棟房子，房子離學校近，也接近灣區捷運系統的BART車站，秀錦每天坐BART上下班也還算方便。離開美國多年，終於我們又有了一個美國的家，那時房價還沒有大幅上揚，如果再晚一年，我們是絕對不可能買得起的。這一切，我們相信都是神的安排。一年過後，我與秀錦換手，由我陪孩子，而秀錦回清華教書。我在當地的一家高科技公司做顧問，工作內容我很喜歡，也可以做一些研究。

我們在費利蒙市安定下來後，參加了當地的基督之家第三家，此後這裡就成了我們另一個屬靈的家。在這裡，我們認識了很多好朋友，而且又一次參加了詩班。詩班是由鄭錦榮老牧師指揮。他選唱的曲子都是古典詩歌，每一首詩都很好聽，而且莊嚴，鄭牧師一家人都是愛主的基督徒，他們的女兒鄭純慧姊妹成了秀錦最要好的朋友。兒子、女兒高中畢業後分別進入了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C Irvine）及加州理工學院就讀。這時，秀錦與我終於鬆了一口氣，可以回到台灣專心教書了。

發現第四期癌症

可惜好景不常，2002年10月，秀錦發現腹部有一個硬塊。起先，被認為是卵巢腫瘤，在榮總動手術後才發現是大腸癌。對我們來說，這真是晴天霹靂。在此之前，秀錦很少生病，也很少看醫生。在動手術的那天，我與秀錦的大姊在手術室門口等候，當手術進行到一半，醫生出來告訴我大腸的硬塊可能是惡性腫瘤時，我差點暈倒。後來經過化驗以後，才知道卵巢的瘤也是大腸轉移過去的，醫生告訴我這已是癌症的第四期。在這種情況下，五年的存活率只有2%！

接下來的半年時間，秀錦接受了十二次的化療。由於癌細胞已經轉移，醫生使用的藥是屬於第二線的藥。藥的副作用很強，但是秀錦的毅力更強。癌症的治療打亂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到所有關心我們的親朋好友和弟兄姊妹的生活。接下來的六年時間，我們展開與癌症長期抗戰，直到秀錦回到天家。前三年在台灣，後三年在美國，秀錦做過無數次的化療，我親眼見到她的痛苦，我陪她走過每一個心情的高山低谷，我只能說：秀錦是我所見過最堅強的人，是

一個合神心意的人。

雖然生病是痛苦的，但它讓我看見什麼是親情，什麼是神的帶領和弟兄姊妹的關懷。也讓我體會到，什麼才是人世間最珍貴的事。回想起這一段痛苦而漫長的治療過程，仍讓我心痛。

秀錦生病以後，我才知道我愛她有多深。她每次化療我都陪著去，她躺在病床上，我就睡在病床旁的沙發上陪她，她住幾天醫院，我也住幾天醫院。她不舒服的時候，我的心也糾著痛，她感覺好一些，我的心也跟著舒坦。

秀錦在剛回台灣的時候，指導過一個碩士班學生秦一男，他家住在榮總旁邊，每一回我們去榮總，他都會來病房看我們。他把停車位讓我停，把被子與枕頭借我用。他已是淡江大學的教授，但不管有多忙，他一定會來病房看老師，從來沒有少過一次。秦一男是一位自負甚高，而且很有個性的人，但對我們就像對自己的父母一樣。

在秀錦做完半年的化療之後，身上已經看不見腫瘤。2003年6月，女兒漢梅自加州理工學院畢業，我們到美國參加女兒的畢業典禮。我們住在小妹佩芸在Arcadia的家，再一次見到所有的親人，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覺。

＊這是在2003年女兒漢梅畢業時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全家留影。在25年前，建平與秀錦也畢業自同校。

＊1983年夏天在小妹佩芸家與建平的家人合影。

雖然秀錦剛剛做完化療，我與秀錦都身心疲憊，但這是我們一家人在一起過得最快樂的一個暑假。在暑假快結束時，我們安排了一次去阿拉斯加的遊程。這是我們第一次乘坐豪華郵輪，在船上吃吃喝喝，沿途看湖光山色，真是好不暢快。

暑假過後，我們回到台灣繼續教書。我們以為癌症的惡夢已離我們遠去，生活起居又回復到跟過去一樣。

＊2007年與教會弟兄姊妹乘郵輪同遊阿拉斯加。左為鍾立心、右為王利玲姊妹。當時秀錦的病情已經很重，但是在照片中依然容光煥發，美麗依舊。

再次與病魔奮戰

一年半後，2004年冬天，癌症復發，秀錦再一次接受化療。到癌細胞被壓抑下來，我們回到美國，然後決定在美國接受治療。此後三

年，我們在史丹佛大學的癌症中心與癌症繼續奮戰。

其實，台灣的醫療水準並不比美國差，只是美國的住家較舒服，對病人比較有利。在史丹佛做化療不需要住院，只要打半天針就可以回家。在我們家四周有許多可以散步的地方，秀錦由教會的姊妹們陪著，每天一定會出去散步。她最喜歡去離家不遠的中央公園裡的伊莉莎白湖，家中的院子也是她打發時間的地方。在她過世前一年，她對園藝忽然產生了興趣。她種了許多的花和蔬菜，並且自己做堆肥。2007年秋天她種了好多東西，我心想：冬天要來了，這怎麼長得起來呢？但我知道秀錦可能認為這是她最後一次種這些小花小草的機會了。看她拖著軟弱的身體在院子裡忙東忙西，我心裡真有說不出的難過。

我們在美國請了一個人在家裡幫忙燒飯兼做些家事。最初的一位是王优秋，是東北人，很會做麵食，她離開之後也得了大腸癌。由於她剛從大陸來，不會講英文，需要許多的協助，秀錦對她非常關心，生病時常去看她，打電話給她，安慰她，並帶她信主。後來她病好了以後，常為神作見證，每次見證一定會感謝秀錦。

其實，秀錦所關心的癌症病人不只王优秋一人，只要她知道有誰得了癌症，她都會主動去關心。她準備了一本簿子，上面寫滿了需要關心的癌友們的近況，他們的需要，他們的聯絡方式，甚至到他們家去的地圖。有許多人因為剛得了癌症不知所措，秀錦以過來人的經驗安慰他們，教導他們，為他們禱告。秀

錦雖然病重，但她不會因為自己身體的緣故而不做這些事，因為她知道這是神給她的服事機會。

後來，秀錦和顧瑜華姊妹共同發起成立了「蘆葦團契」，邀請得了癌症或得過癌症的朋友及家屬們來參加。這個團契的名字是取自於聖經上的話：「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以賽亞書四十二章3節）因為，她們相信神的恩典是夠她們用的。團契每個月定期在我們家聚會。大家彼此關心，用神的話彼此勉勵。我曾參加過一次他們的聚會，雖然他們都有病在身，但每個人都有喜樂的心，令我十分感動。

秀錦在病痛中寫過許多見證，在她身體最軟弱的時候，仍一個字一個字在電腦上打下來。她寫的前兩篇見證還請女兒翻譯成英文，分送給許多認識或不認識的人。希望藉她親身的經歷，帶給其他需要幫助的人鼓勵和助益。

在美國這段時間，秀錦由好友王華影的介紹開始看中醫，醫生診所在舊金山，每隔一個禮拜要去一次，這個醫生開的藥方很特別，每次都有五、六十種藥材。為了熬這些藥，我們買了一個特大號的鍋子。這麼多藥最後熬出來一點點的汁，真是又濃又苦，但是秀錦很有恆心地吃了三年這樣的藥。每次藥熬完後，藥渣很多，我常拿來給院子裡的果樹「施肥」。施肥的效果很好，有一年，我們家的李子樹結了上千個李子。每次去舊金山看中醫，如果我不在，都是由教會的弟兄姊妹們陪她去。有一年，她過去的博士班學生邱顯浩到加州

大學柏克萊分校進修。他每隔一週就會從柏克萊搭BART到我們家，然後陪老師去看中醫。

在最後兩年多，我們又請了一個人來幫忙燒飯，做家事。Karen是廣東人，手腳俐落，做起事來又快又好。秀錦與她朝夕相處，情同姊妹。她不僅做家事，也會陪秀錦散步，甚至陪她去做化療，把秀錦照顧得無微不至。我不在時，由她照顧秀錦，我非常放心。她一直陪秀錦到最後一天，這份恩情我是永遠不會忘的。

無論是在台灣或在美國，教會的弟兄姊妹都給我們很大的幫助。這些幫助不僅是實質上的，更多是精神上的鼓勵，和禱告上的支持。這六年時間，若沒有他們，實在很難走得

＊2006年暑假與教會朋友們郊遊時所攝，在秀錦旁邊依序是呂汶錠、梁慧賢與羅兆璋。

過來。姊妹們會輪流來陪秀錦散步、談心、按摩、準備飯食，甚至陪她吃晚飯。長期陪伴一個病人需要很大的愛心與耐心，我相信是基督的愛激勵了她們，讓她們可以毫無保留地去愛一個姊妹。蔡碌碌姊妹曾經說，秀錦是「集三千寵愛在一身」，陳少豪弟兄也說過秀錦是「我們教會最有名的病人」。的確，教會把秀錦當成了一個寶，每個人都是如此愛她、呵護她，而她的堅強、勇敢與信心，也為神作了最好的見證。

病中仍繼續勇敢服事

在生病的這六年裡，有四年半的時間，秀錦都在做化療，通常，每兩、三個禮拜要做一次，總共做了大約有七、八十次。除此之外，還要做各種各樣的檢查，因此我們得常去醫院。秀錦的血管很細，常常在抽血或打針時找不到血管，而把兩個手臂都弄得瘀青。化療的副作用很強，有一度，她身上起紅疹子，全身發癢、脫皮，好像整個身子都被曬傷了，連醫生看了都嚇一跳。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秀錦仍然堅持繼續做化療，她沒有叫過苦，也沒有抱怨過什麼。我知道有很多人在得了癌症之後，因為化療的痛苦而中途放棄。也有人因為長期的病痛而放棄了求生意志。秀錦的身體雖然瘦小，可是她有超人的意志力。她沒有自怨自艾，也沒有每天愁眉苦臉，反而是藉著生病的機會為主作見證，幫助其他病人。每一個陪伴她走過這六年時間的人，都能感受到她這股

超人的毅力與生命力。我想大家都會同意：與其說是我們關心了她，倒不如說是她激勵了我們。

秀錦沒有因為生病而放棄她在詩班的事奉。她喜愛唱詩，每個禮拜天都會帶著一瓶水，早早到達詩班練習的地方。即使到後來因為呼吸困難而無法唱時，她仍照常去跟詩班練詩，坐在詩班席旁邊聽我們唱。

在2006年10月，也就是我們發現她得癌症的四週年，她在好友鄧海屏的家辦了一個感恩音樂會，為了紀念過去四年神對她的許多恩典。那時候我在台灣，我在事後看到照片及節目單，才知道那是一場非常隆重的音樂會。每一個參加的人都盛裝出席，秀錦也換了三套她最喜愛的衣服。她總共唱了八首中國民謠和藝術歌曲，王利玲和鄭純慧姊妹司琴，蔡碌碌姊妹司儀。

就像蔡碌碌說的，這個音樂會是要見證神的偉大和慈愛，要讓人看到一個得了癌症四期的病人，仍然能夠站在大家面前歡喜歌唱。在這次演唱會中，她唱了許多首中國民謠與藝術歌曲，音樂會後，秀錦又做了一個演講，講題是「如何關懷癌症病人」。她用親身經驗告訴大家如何面對癌症，及如何關懷一個癌症病人身心靈的需要。音樂會和演講都全

＊在2006年，秀錦得癌症四週年的時候，她舉辦了一個感恩演唱會。

＊秀錦在生病後做過多次演講提醒大家對癌症的注意。這是她在2006年所作的演講，演講題目是「認識癌症與如何關懷癌症病患」。

程錄影，目的是要與其他的癌症病人及未信主的人分享。在錄影帶中，我看到她容光煥發，唱得興高采烈，絲毫不像一個病人。她要告訴大家，雖然在癌症的纏繞中，靠著神的恩典，她依然能夠過得快樂自在。

其實秀錦做過許多次有關癌症的演講，我在她留下的文稿中，發現好幾個演講時所用的投影片檔案。對於癌症的認識、預防、檢查及治療，都有仔細的介紹。因為她學的是原子核物理，所以對於各種檢查方法，如：電腦斷層掃描（CT-Scan）、正子斷層掃描（PET-Scan）和放射線治療等的了解，比醫生還要清楚。再加上她有親身經驗，非常有說服力，她的這些演講幫助了許多人。

病中見親情・友情・師生情・肢體情

秀錦的病讓我們一家人緊緊地團結在一起，不只我們家四口，也包括她的家人和我的家人。

我的母親，在秀錦剛發現得癌症的時候，她正在大陸我哥哥的家中。她得到消息後立即趕回台灣，我記得那時她得了感冒，我們不讓她到醫

＊我們的全家福，攝於美國家中。

院來，但是她戴著口罩，一定要來，說只要遠遠地看一看秀錦也好。後來每次秀錦化療，她都一定會到醫院來陪伴我們。當秀錦癌症復發，第二次做化療時，我母親在美國，但她一定會每天打電話來問秀錦的狀況。我們每次到榮總住進病房時，第一件事一定要打電話告訴她住在哪一個房間，否則她會問遍榮總上上下下的所有部門，直到問出我們的房間號碼為止。

雖然她在美國，但對我們的行蹤瞭若指掌。母親後來心臟不好，做過開心手術，住在小妹家，經常進出醫院。雖是如此，只要她還有力氣，一定每天打電話來問候。在秀錦過世半年前，母親因為

心臟衰竭過世。在過世前一天，她從病床上打電話來向我們道別，她大概沒有想到再過半年，秀錦就與她在天上見面了。母親非常喜歡秀錦，在別人面前總是誇這個媳婦好。

我們的兒子漢斌大學畢業後在矽谷上班，就住在家裡。當我不在的時候，照顧母親的責任就落在他的身上。他上班以外的時間，大多在家中陪伴母親，本來他在教會有很多的服事，但為了能多有一點時間在家裡，他把許多服事都推掉了。女兒漢梅大學畢業後繼續到康乃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她學的也是物理。在2005年，當秀錦癌症第一次復發的時候，她自學校休學，到台灣來陪伴母親。梅梅非常能幹，什麼事都會做，有她在，減少了我很多的壓力。後來秀錦到美國接受治療，梅梅經常回家探望母親。我們兩個小孩都很會燒菜，只要有他們在，我們就不用為吃什麼而煩惱。

秀錦的大姊和弟弟都住台北，每逢去榮總做化療，大姊和弟妹都會來醫院陪秀錦，跟我「換班」，好讓我能休息或出去走走。秀錦的大姊和二姊也曾兩次放下在台灣的工作，到美國來陪伴妹妹。她們雖然不是基督徒，但都會陪我們一起去教會，並參加禱告聚會。大姊喜歡園藝，二姊喜歡攝影，她們姊妹在一起，給秀錦增添了不少歡笑。

我的妹妹佩芸住在南加州，在秀錦最後的幾個月，她經常利用週末坐飛機到北加州來探視我們，她每次來，就會為我們做很多的菜。我弟弟建正就住在附近，在秀錦無法吞嚥固體食物時，他每隔一天就會為嫂嫂準備一些糊狀但可口的食物。他每

次來，會坐在病床邊陪伴秀錦，好讓我在旁邊休息。這些兄弟姊妹之情都是我不能忘的。

秀錦在清華有一個很好的幫手牛寰博士，過去也是秀錦的學生，畢業後就在加速器實驗室做研究員。當我們在美國治療時，在台灣大大小小的事就委託他處理。他也曾經專程由台灣到美國來看望秀錦，並且不時打電話來告訴老師清華的消息和實驗室的近況。秀錦最後一個博士班學生是陳建旭，他也曾兩次從台灣來看老師。他做的研究很好，只是秀錦無法看見他畢業了。2009年6月他參加論文口試，我恰好是他的口試委員，代表秀錦祝賀他獲得博士學位。

＊秀錦最後一個博士班學生陳建旭在秀錦過世九個月後（2009/06/12）完成博士論文口試，在口試完後與建平合攝於吳秀錦教授紀念圖書室門口。

在秀錦追思禮拜的時候，有三位過去的學生專程從台灣趕來參加。從美國各地來的學生更是不計其數，這些學生大多畢業多年，過去僅僅修過秀錦所教的課，而不是她所指導的研究生。由學生的口中可以知道，秀錦其實是蠻嚴厲的老師。一個嚴厲的老師能夠得到學生這樣的敬愛，是非常難得的。她記得每一個教過的學生的名字，不管是成績好的或是成績差的，她都一樣關心。她不但關心他們的學業，也關心他們的生活。她也曾經輔導過一些精神上或情緒上有困擾的學生，她把他們當作朋友，陪他們聊天、吃飯，聽他們心裡的聲音、替他們解決實際的問題。她的許多學生後來都成為我的好朋友，秀錦走後，他們仍對我非常關照。

秀錦仍是家中主人

最後的三年，秀錦住在美國，她將家中的窗簾重新做過。因為窗簾的大小需要與窗子吻和，而且每隔一段還要縐褶，秀錦每次都算得非常準確，做好之後一定是恰恰好，不會多一分，也不會少一點。做好我們家的窗簾之後，她又幫小妹家做窗簾，只可惜還沒做完，她就再也做不動了。我在臥室裡掛了好多秀錦的照片，家中許多東西的擺設及放置，都是秀錦決定和安排的。秀錦走後，我不管走到家裡任何角落，都看到秀錦的影子。秀錦是這個家的主人，過去如此，以後還是如此。

秀錦非常喜歡詩篇二十三篇，「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祢與我同在；祢的杖，祢的竿，都安慰我。」這些經文是她親身所經歷的，因為這樣的信心，她能夠勇敢地與病魔纏鬥了六年，也堅強而快樂地渡過了每一個病痛的日子。她帶給周圍的人不是憂傷，不是灰心與失望，而是喜樂與盼望。在追思禮拜中，張練能牧師以詩篇的人生來描述秀錦，她的一生就像一

＊2002年夏天與建平同遊加拿大露易絲湖時所攝。湖光山色美不勝收。

首詩篇，充滿了愛、充滿了光和熱。她是一個好妻子、好母親、好老師，更是一個合神心意的人。

我在家裡的院子種滿了玫瑰花，我對玫瑰花很有一套，不管搬到什麼地方，都會種許多玫瑰。加州氣候好，適合玫瑰生長，當它們盛開的時候，萬紫千紅，美不勝收。秀錦和我都愛玫瑰，家中花瓶經常插滿了玫瑰花。每年春天，我與秀錦漫步園中，欣賞美麗的花朵，是我們最開心的事。以後園中雖然不再有她的身影，但她將是我心中那朵永不凋謝的玫瑰。

妳總以笑臉迎我
白色的舞衣在微風中搖曳
展現無比的風情

妳總以溫柔待我
在美麗的後面是熱情的妳
是堅強的心

我愛看雨中的妳
低著頭　含著淚
原來妳也有軟弱的一面　有憔悴的時候
妳搖搖頭　灑落淚
抬起頭　依然是嬌豔的妳

當繁華落盡　舞衣褪去
片片的芬芳　帶著我的祝福
落入地　化作泥
待春來
再還我一個美麗的妳